

在众多的中国山水画里,《止园图》确实非常特别。从传统的艺术史视角来看,张宏的绘画不注重笔墨技法。与《东庄图》《拙政园图》等经典园林绘画相比,《止园图》构图古怪,似乎毫无章法。



文徵明
《拙政园图》
之“槐幄”,纽约
大都会艺术
博物馆藏



沈周
《东庄图》
之“振衣
冈”,南京
博物院藏

张宏《止园图》(二十选四),洛杉矶郡立美术馆与柏林东方美术馆藏

◀ (上接 2 版)

合在一起时,既能从全局上,又能从细节上再现整座园林。

张宏背离了晚明绘画的主流,当所有画家都在标榜写意时,他却选择了一条相反的道路,坚守画家的当行本色。张宏继承了宋代绘画的写实传统,并将西方的写实技法融入创作中,《止园图》实现了绘画对于空间的征服,予人身临其境之感。虽然自元代以来忠实摹写视觉所见便一直受到贬抑,但“实景再现”的宋代理念在明代园林绘画中找到了回响和归宿,张宏等画家的努力,为研究明代园林提供了一座宝藏,也为观看绘画提供了新的视角。高居翰通过自己的研究,不但给予张宏这位勇于创新的画家以应有的地位,而且将园林与绘画这两大艺术结合在一起。

高居翰与陈从周

高居翰深信《止园图》所记录的,是一座历史上的真实园林。然而与有幸保存至今的拙政园、寄畅园不同,止园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。高居翰既不

知道止园的主人是谁,也无法确定止园的位置,他的观点也就难以令人信服。

20 世纪 70 年代,高居翰决定研究《止园图》时,这套图册已被拆散,分藏在德国和美国的美术馆和私人手中。他只能看到景元斋和柏林东方美术馆的 14 幅册页。私人收藏的另外 6 幅,则秘不示人。无法接触到整套图册,限制了将《止园图》作为一座园林完整记录的研究。

除此之外,高居翰还面临着另一重更大的困难。当时中美之间文化交流很少,高居翰无法前来中国,对中国园林的

了解只能通过日本园林来想象。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园林画,不仅难以查阅中国收藏的大量资料,也没有机会与中国的园林学者对话。

20 世纪 70 年代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。1972 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,次年高居翰作为美国考古专家代表团成员,应邀来到中国,中美学者逐渐有了接触。早在 70 年代初,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就希望建造一座中国庭园“明轩”,作为亚洲部的主体空间。1977 年,亚洲部主任方闻访问中国,与同济大学的园林学者陈从周共同考察苏州园林,选中网师

园“殿春簃”作为建造明轩的范本。1978 年陈从周应邀前往纽约,协助建造“明轩”,这是中美园林文化交流的一桩大事,为高居翰与中国园林学者讨论《止园图》提供了契机。

高居翰后来在通信中写道:“中国首席园林专家陈从周来美时,我给他看了《止园图》,他非常兴奋,称赞这是对一座中国园林杰作的最佳视觉呈现,而且正是在中国园林最辉煌的时代。”他热情地将手中的 14 幅册页图片赠送给陈从周。1984 年,美国敦巴顿橡树园(Dumbarton Oaks)计划筹办一场中国明代园林研讨会,高居

翰提议邀请陈从周参加。他希望与陈从周合作撰写一篇论文,从绘画和园林两个学科共同探讨《止园图》。遗憾的是,由于当时中美之间通信不畅,未能联系到陈从周。而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园林研究者人数寥寥,尽管高居翰数次热心协助联络,终未能促成这场国际研讨会。高居翰只好继续独自研究《止园图》。

1996 年高居翰联合洛杉矶郡立美术馆和柏林东方美术馆,举办了名为《张宏〈止园图〉——再现一座 17 世纪的中国

(下转 4 版) ➡

陈从周与其师张大千合影,陈胜吾、段建强提供(左图)

1978 年陈从周应邀前往纽约,协助建造“明轩”,这是中美园林文化交流的一桩大事,为高居翰与中国园林学者讨论《止园图》提供了契机。

图为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明轩庭园,Flickr 提供(右图)

